

伊盟百年革命史路

袁志忠 马步萧 主编

伊盟百年革命史略

袁志忠 马步萧 主编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伊克昭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盟百年革命史略

内新图准字96第141号

达拉特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50 千字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10000 册

定价:5.00 元

2A61/3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义和团时期伊盟人民的反帝斗争	(4)
第二章 清末伊盟人民的反垦斗争	(8)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伊盟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	(13)
第四章 民初伊盟人民的革命斗争	(17)
第五章 “内人党”的崛起	(22)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在伊盟的初期活动	(30)
第七章 伊盟成为抗日前哨阵地	(35)
第八章 坚持抗战,反对磨擦	(41)
第九章 革命与反革命的初步较量	(47)
第十章 艰苦的岁月	(52)
第十一章 大决战	(57)
第十二章 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	(62)
后记	(68)

前　　言（代序）

御書

伊克昭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位于东经 106 度 42 分—111 度 27 分、北纬 37 度 35 分—40 度 51 分之间。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南靠长城。其周边地区为：西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壤，西与乌海市毗邻，北与巴彦淖尔盟的临河、杭锦后旗、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与清水河、山西偏关县、河曲县等盟旗市隔河相望。东西长 400 公里，南北宽 340 公里，总面积为 87428 平方公里，辖有东胜、达拉特、准格尔、伊金霍洛，乌审、鄂托克、杭锦、鄂托克前旗 8 个旗市，128 个乡（苏木）、10 个镇，154 个居民委员会，1116 个村（嘎查）。全盟共 35.48 万户，1252752 人。有蒙古、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朝鲜、满、瑶、白、土家、黎、达斡尔、鄂温克共 16 个民族，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民族杂居区。

伊盟革命史在内蒙古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篇章。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伊盟的“独贵龙”运动就威震遐迩；进入新民

主义革命阶段，这块土地上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烽火连绵。中国共产党创立不久，党就派员来到这里，宣传和组织民众，领导伊盟人民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由于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所决定，因此，伊盟的革命史，具有年代久远、时间连续、环境复杂、斗争激烈的特点。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伊盟革命斗争的历程同样是曲折的、悲壮的。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求民族解放，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在黑暗中摸索，与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抗争，前仆后继，屡经挫折。当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从此，便为之奋斗终生，赤胆忠心，矢志不渝。旺丹尼玛、席尼喇嘛、奇金山、曹动之、马良诚、谢友德、何福才等英烈，将永远铭记在伊盟人民的心中，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新时期，而今后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并向2010年的远景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干部、用现代科技知识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充实干部、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干部，培养造就一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德才兼备、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这不仅是中央的希望与要求，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干部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自觉行动。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组织广大干部学习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胡锦涛同志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

大批中青年干部，没有经历过过去的事情，缺少实际锻炼，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党史。不了解过去，就很难做好现在的工作，更不要说指导将来的工作。他还说，对领导干部要加强党史教育，对青少年也要进行党史教育。学校有中国革命课，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也是党史的内容。伊盟的近百年革命史，从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应该说，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处于世纪之交的中青年干部，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只有对我们党“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刻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昨天”的历史重任。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在贯彻落实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从史入手”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

香港回归在即，21 世纪即将到来。在世纪之交，我们更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繁衍生息的这块土地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伊盟上个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其间发生过哪些重大的事件？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和总结的教训与经验？为此，我盟的史学工作者编写了这本伊盟近百年革命史略，希望大家能认真一读，期望能对今人和后人有所裨益。

第一章 义和团时期伊盟

人民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时期伊盟人民的反帝斗争以反天主教斗争最为突出。

一、天主教入侵伊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充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侵略特权。为了侵略的需要，比利时王国政府支持南怀仁等成立“圣母圣心会”，罗马教廷指定中国的蒙古地区作为该会传教范围。

1865年12月初，“圣母圣心会”的首批来华传教士一行五人，在会长南怀仁的带领下，到达当时蒙古教区主教府所在地察哈尔，接替了法国遣使会的传教事项，并开始向各地扩张。当他们了解到鄂尔多斯是蒙古族的聚居区后，便积极地“计划往那里发展”，企图控制这个民族，从而把蒙古地区化为他们的殖民地。

1874年，“圣母圣心会”开始进入鄂尔多斯。他们在准格尔旗的西营子，遇见了伊盟盟长准格尔旗王爷札那嘎尔迪，以几颗发汗药骗取了盟长的信任，通过一个蒙古向导，“通访各蒙古王公”，从而把魔爪伸进伊盟七旗。他们先在准格尔旗的尔駕麻梁和鄂托克旗的柳贵湾、城川柠条梁等地招引教徒，筹建教堂，把柠条梁发展成“教友众多，事务重要的中心堂口”。继而向伊盟的后套地

区发展，把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府设在三盛公。随后又向达拉特旗发展，在大淖、小淖以及二十四顷地（现属土右旗）建起了一系列教堂，“教民之增加，造成空前未有之记录”，“教友之分布，遍级五十多村”。1900年春，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府又从三盛公迁到二十四顷地。

二、天主教士的罪恶行径

天主教士的传教过程，也是他们凶残地掠夺伊盟土地的过程。

他们用欺骗讹诈、明租暗占、巧取豪夺、武装霸占、趁火打劫、逐步蚕食等手段，霸占了大量的土地。例如，19世纪90年代，杭锦旗的人员去准格尔旗办事，他们的马子闯进了教堂的地里，吃了一些青苗，神甫闵玉清便乘机讹诈，要杭锦旗“把全准格尔旗的教友养活一年”，迫使杭锦旗把它在河套平原上的一大片土地租给天主教堂，而且“只许教会退地、不许蒙人要地”，这就把这片土地变成了教会的永久财富。又如，1895年，鄂托克旗的一个疯子闯进了小桥畔教堂，打坏了祭台、圣像等物，闵玉清要求赔偿，鄂托克旗以疯子本无理智、法律无法约束为由，不予受理。闵玉清便恫吓鄂托克旗王爷：“如果不把案件赶快处理，就要亲自到北京向法国使馆和（清政府）外交部申诉，自己再不负责”。鄂托克旗的王爷甚为恐慌，不得不“严加惩办破坏圣像的罪犯”，“赔偿教友一大块土地，作为了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00年，仅后套一带，天主教堂就霸占了阿拉善旗、达拉特旗和杭锦旗2000顷左右的土地。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用来压迫、奴役和剥削中国的劳动群众，迫使赖以生存的农牧民屈服。

天主教士在霸占的土地上围筑城堡，建立武装，自定法律，私设公堂，滥用刑罚，对教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他们肆意干涉地方行政，百般挑拨蒙汉族、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关系，动辄以“哥

老会”为罪名，擅自捕杀敢于反抗他们的中国人。而对地方上的流氓土匪，只要入教，便可以受到庇护，中国政府“殆无能过问者”。致使中国教民“知有教堂，而不知有民族国家；知有罗马教堂，而不知有中央政府，至于县区更不必论也”。

三、伊盟人民的反天主教斗争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无可厚非，但一小撮洋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行侵略之实，却为民众所不齿。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胡作非为，激起伊盟人民的极大愤慨，因此，当义和团的革命火炬一传到伊盟，便立即燃起熊熊的反帝烈火，矛头直指这些殖民者。

1900年6月间，从河北、山西方面来的义和团拳师，开始在伊盟设立神坛，传授“神拳”，号召伊盟人民起来“扶清灭洋”，“杀灭洋教”。这些拳师每到一地，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很快形成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开始向教堂发起进攻。

6月初，被激怒的准格尔旗和萨拉齐的蒙汉群众，相继捣毁了二十四顷地附近的各个教堂，吓得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抱头鼠窜，纷纷逃进二十四顷地教堂。6月中旬，蒙汉群众数千人，官兵二百人，齐集于教堂附近，做着进攻的准备。6月24日清晨，愤怒的群众攻进了二十四顷地教堂，把教堂烧毁，将活捉的主教韩默理“手足合系，贯以竹竿，抬之游街，屡投于地”，押到毛岱村、托克托城等地进行斗争，“背上插一小旗，上写‘老洋鬼’三个字，拽之游街市，民众聚观，诋辱万状”，“植三木于地”，将其“倒悬架下”，“举火燃之”，活活烧死。

这场斗争获胜的消息，鼓舞了伊盟各地的蒙汉群众，鄂托克、乌审、札萨克等旗的蒙古族牧民，以“独贵龙”的形式，积极配

含义和团，迅速开展起颇具规模的反天主教斗争。斗争的高潮是大规模武装围攻城川教堂。由陕西来到柠条梁一带活动的义和团，很快就在当地组织起队伍，于7月15日向城川、柠条梁等地的教堂发起进攻。鄂托克、乌审两旗的蒙古族牧民，组织了两支“独贵龙”，一支120多人，一支180多人，立即赶来配合，参加围攻教堂的战斗。他们以“二百人近击，以三百人站后”的阵势，同洋鬼子展开激烈的战斗，数次冲近城堡，举火焚烧教堂、洋房，与堡内的洋教士肉搏。

一座座教堂被攻破、焚毁。西南蒙古教区南段的会长闵玉清等洋教士，被迫逃到小桥畔教堂内据寨困守。7月18日，义和团、“独贵龙”和柠条梁、榆林等地来的蒙汉群众，将小桥畔教堂围困起来。当时，由于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抑制和驱逐洋教势力，所以在围攻小桥畔教堂的时候，鄂托克、乌审等旗的王府，也派兵700多人参加作战，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洋教士和部分教民被死死地围困在教堂里。其中有“叶司铎，比国人，登垣观望，一弹飞来，中于首，瞬间即毙”。“蒙古兵以大炮攻堂，弹重四斤，猛不可遏，一弹直穿堂顶，坠地作大声”。“堂中乏草料，牲口多饿死，炊灶之薪亦将不继”，因此，教士、教民乱作一团，这次战斗持续了48天，大举进攻三次，打死一名比利时籍神甫和两名负隅顽抗的教徒，连同城川教堂在内，共击毙教士一人，教民70多人，捣毁教堂4处，房屋600多间。

达拉特旗的反天主教斗争更为激烈，蒙汉群众在小淖、大淖烧毁教堂5处，烧毁房屋600余所，杀死教民数百名。

扎萨克旗的“独贵龙”也纷纷聚会，准备同洋鬼子决战。杭锦等旗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仇教运动。辽阔的鄂尔多斯，到处都燃烧着反帝的烈火，伊盟人民投入了全国人民反帝的伟大斗争行列。

第二章 清末 伊盟人民的反垦斗争

进入 20 世纪以来，清政府因外受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内遭人民革命斗争的冲击，政治、经济均已陷入困境，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定实行以“练兵筹饷”为主要内容的“新政”。

对于内蒙古地区，清政府把“开放蒙荒”、搜刮“押荒银”作为筹饷的第一要务。1902 年 5 月，在绥远（现为呼和浩特市）设立了垦务总局，钦定贻谷为垦务大臣，到绥远督办蒙旗垦务。各旗都建立起垦务分局。垦局对蒙旗王公，采取诱逼兼施、恩威并济的办法，使他们俯首听命。蒙旗王公为了上取清廷之宠，下获地利之肥，便与清政府紧密勾结，大肆推行放垦政策。清政府以开放蒙荒为名，在牧区大量破坏牧场；在农区，甚至把已耕的土地指为生荒，强行丈放；在半农半牧区，二者兼而施之，从中掠取大量的“押荒银”。

“开放蒙荒”，不仅侵犯了广大蒙汉人民的利益，连部分中小牧主、地主的利益也损害了。因而，矛盾便激化起来，一场夺地与反夺地、开垦牧场与保护牧场的斗争便随之迅猛展开。

一、乌审旗的反垦斗争

1903 年春，办垦官吏来到乌审旗，开展“丈放蒙荒”事宜，遭到蒙汉群众的抵制。该旗的王公威胁群众说：“事关圣谕、绝不能玩忽从事”，“丈放地段内之旗民，应迁居他处，各安生业，严禁旗民啸众生事，有碍设局丈放”。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的公愤。在土

地丧失、牧场被掠的情况下，白音赛音、五喇嘛领导群众举起了“独贵龙”运动的大旗，坚决反对破坏牧场。开始，“独贵龙”群众全体出动，阻止丈放土地。后来，就用武装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牧场，驱逐垦务官吏。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旗的民众，使乌审旗的“独贵龙”由局部的零星的斗争，汇聚成全旗的统一的行动。“独贵龙”组织由四五个一下子跃到十二个。小者百户，大者四五百户，每户平均有一两个男子参加，并在海流图庙成立了“独贵龙”总部，统一领导全旗的反垦斗争，使清政府连续四年无法在该旗放垦。

二、杭锦旗的反垦斗争

垦务大臣贻谷认为，“西垦地亩之精华全在杭、达”，所以，他对垦丈杭锦旗土地抓得特别紧。该旗王爷阿拉宾巴雅尔报出了后套东巴噶、中巴噶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旗民的户口地，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对。

1903年秋，杭锦旗的王公准备丈放已报出的户口地，广大群众闻讯后，纷纷组织“独贵龙”加以抵制。1905年，杭锦旗王公经不住垦务官吏的威逼，强行丈放后套户口地，激起了六个“独贵龙”，其中以后一套厂汉卜罗领导的一支“独贵龙”力量最强。他们拥有武装，加之与纳素朝领导的反垦队伍汇合在一起，又联合了达尔特旗的反垦队伍，因而声威大振，“局人闻者，莫不惊骇”。杭锦旗的“独贵龙”此起彼伏，持续很久，使清政府的放垦事项始终不能畅行。

三、准格尔旗的反垦斗争

1903年8月，准格尔旗王爷珊济米都布，将该旗所属之黑界

地呈报开垦，绥远垦务总局遂在该旗的十里长滩设立垦务东局，在什拉塔设立垦务中局，在沙梁设立垦务西局，大肆丈垦，因而激起广大民众的反抗。

1904年8月，朝格都仍、希格巴图等人，联合郡王旗的毛巴苏、玛西德力格尔等40余人，各持器械阻止丈放户口地，并号召蒙汉人民拒缴押荒银。

1905年5月间，收头梅林门肯吉亚因向垦局的新租户讨收欠下的租银，其妻被垦局砍伤，遂引领纳顺敖其尔、图门点力格尔、那顺巴图等，率众30多人，到什拉塔中局评理，垦局蛮横无理，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

这时，年逾古稀的东协理丹丕尔，代表全旗，要求垦局承认熟地，免收押荒银，遭到拒绝。激愤之下，他便将各支反垦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了全旗性的反垦队伍，持械阻止丈放。清廷对此十分恼火，饬令免去丹丕尔的东协理职务，摘去顶戴。然而这并不能使刚正不阿的丹丕尔屈服。他说：“我之功名，任听忝革，何足轻重，只要将垦局打退，于愿已足。”清政府只好派兵镇压。

1905年5月12日，垦务总局派步队第二旗的副将胡太才，绥远马队的骁骑校扎拉哈苏，马队第四旗的花翎副将谭涌发，各率所部前去准旗镇慑，郡王旗放地委员岳钟麟也随军前往，可谓大军压境。“而该蒙众尚复盘踞门肯吉亚老巢”，竟然不惧，而且“狡也思逞”，“虽不出巢扰掠，然聚而未散，蠢蠢欲动”，气得岳钟麟咬牙切齿地说：“该蒙古寸桀其身亦不足惜矣！”“若不将丹丕尔严行忝办”，“何以肃功令而靖地方”，长此下去，“不独准旗的土地不能丈放，即他旗蒙古，难保不尝试效尤”。为此，1905年6月4日，乌伊两盟垦务局发布告示，对反垦民众极尽威胁之能事。同日，又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门肯吉亚等人。对丹丕尔，则实行拉拢、诱迫他停止反垦，以减轻人民对垦务的反抗。丹丕尔不顾垦局的威胁利诱，决心继续领导人民反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致使准旗的垦务受挫和停顿。

1905年7月11日，蒙众进攻垦务东局。22日，约200名蒙众，携带大炮、抬枪、快枪、火枪等械，又去攻打东局，23日，门肯吉亚等带领蒙众百余人攻打中局，将中局洗劫一空，“局中文卷、照票、帐簿一切公物，尽被烧毁无存”，垦局官兵均逃之夭夭。

丹丕尔等人的反垦，不仅使准旗的垦务陷于瘫痪，且有使其他旗效仿之可能。贻谷不得不亲往该旗督战，并派几个州官、县官，前往准旗重新安局设所。1905年10月8日，贻谷率部开抵十里长滩，派人给住在南坪的丹丕尔下通牒。14日，率部四百多人进攻南坪。丹丕尔率领蒙众一百多人杀出重围，夺路而去，其子依登甲等被俘。清军兽性大发，残酷地杀害了已放下武器的沃图那素、门肯、斗连、老卜生等多人，放火烧毁丹丕尔及其子侄等的住房60多间，粮食一千余石。

1905年12月9日，清军进逼丹丕尔等所据的三面临河、一面靠山的豹子塔（地名），经过二小时的激战，未能攻破。10日，又发起进攻，反垦队伍因武器拙劣，死伤过重，终于不敌，被清军攻破。丹丕尔被俘，长子拉木甲阵亡，抗垦民众被俘18人，内有汉民数人。11日，丹丕尔被押到长滩，13日被解往归化城（现为呼市）讯办，1906年正月二十日在归化英勇就义，尸身发回准旗安埋，终年75岁。

准旗的轰轰烈烈的反垦斗争被镇压下去了，但埋藏在人民心中的反清怒火却无法扑灭。为平息民愤，光绪皇帝不得不将垦局官员一一问罪：以“需索蒙旗，扣留荒价，拣改官缺，批索银两，开设铺店，剥兵扣饷”、“贪残相济，扰害蒙民，败坏垦局”，“辜恩负国”之罪名，将贻谷革职拿问，“押解来京，交法部审讯，监追治罪”。其他管员分别以“贪贿虐蒙”、“聚敛附益”、“婪款不贷”、“苛暴险诈”、“商贾共愤”、“心贪手辣”、“仇蒙诬判”、“几坏边局”、“以兵压民”、“形同盗寇”、“逼追地价”、“惨用非刑”、

“虚报冒功”、“纵兵掠物”、“骄谄互用，迎合殃民”等罪名一一问罪。贻谷不服，写了一纸《上政府当局书》极力辩解。但不管其怎样辩解，替罪羊总是要有的，当之有愧也好，受之无愧也罢，这个替罪羊只能由贻谷他们来当，舍此其谁也！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 伊盟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领土，至清末，其4部86旗与内蒙古一样，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而斗争的时候，曾侵占过中国大片领土的沙俄，认为进一步吞并中国的机会又到了，便把魔爪伸向外蒙古，收买和挑唆该地的封建上层叛国投俄，以便进一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获得在东亚的霸权。

1911年7月10日，外蒙古一小撮被俄收买的王公、活佛，在库伦集会，密谋独立。8月15日，活佛哲布尊丹巴派员赴彼得堡，密谈独立事宜，帝俄保证给予武力支持，外蒙则承认帝俄的保护，给帝俄以种种特权。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1月，消息传到库伦，帝俄敦促外蒙古叛国集团，乘清朝即将崩溃，无暇他顾之机，发动武装叛乱，驱逐清廷官吏，尽快宣布独立。叛国集团唯命是从，在俄军的支持下，将三多等清廷官吏押解出境，于12月发表了独立宣言，组成“大蒙古帝国政府”，哲布尊丹巴活佛自立为“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光”，以“共戴”为纪元年号。

既然是“大蒙古帝国”，没有内蒙古的加入就不能成其“大”，于是便向内蒙古的伊克昭等各盟旗发出檄文，令他们与外蒙古一起独立，叛国投俄。檄文称：“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丁此时艰”，应“自立为国”，“奋勉图维”。已特派专使“赴俄国通好，并请保护”，“此后蒙俄国交，当益巩固”。不久，又发来第二道檄文，命令内蒙古各